

「跟隨恩師雪廬老師學習經教十年因緣—雪公作風、大專講座，海外傳燈」學習分享 成德法師主講 （第十集）  
2021/2/27 英國威爾士蘭彼得 檔名：55-202-00  
10

會長、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！阿彌陀佛。

老人家接著談到的是「雪公作風」。因為我們跟著善知識學習，要善於觀察善知識怎麼把佛法用在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，怎麼做人、怎麼做事。而且一觀察到、一效法，自己就變了，讀書貴在變化氣質。就像一開始老人家提到了，他在台中十年學習經教，看到李老師的生活作風，李老師九十五歲以前生活自理，住在一個很小的地方住了三十八年。我們要知道，善知識他時時都為人在演說。所以印光祖師也是，弘一大師有去親近過印光祖師幾天，他說受用太大了。我們說「惜福水」，那就是印光祖師的德行他傳給我們這些徒子徒孫，哪怕你飯粒都吃完了，用點水，上面還有點油都不能浪費，惜福水過一過，以苦為師，絕對不糟蹋糧食、不糟蹋資源。其實我們去看《祖師傳》、《高僧傳》都是一樣的，他們都依照佛陀的交待，佛陀往生了，以誰為師啊？「以戒為師，以苦為師」。

那我們接著看，李炳老真的就是落實這八個字了。他的薪水很高，但生活非常節儉，日中一食，自己的錢都用在公益事業上面。就沒有自己呀，為什麼那麼節儉？省下來的都給眾生、給大眾。所以為什麼說「儉近仁」，節儉的人接近仁德？因為一般他節儉是為了可以給很苦的人。當然不是守財奴，那就不是「儉近仁」，那變成貪財了。所以這個節儉是個重要的美德，一來是可以給需要的人、急需的人；二來懂得為往後打算，你現在不亂花福報，你有後福

。老法師特別強調，福報留在什麼時候享？臨終的時候，那就太值了。

然後儉還可以養廉，儉以養廉。而且我們這個習慣好了，你以後為大眾服務就可以為大眾省很多錢；假如這個習慣沒養成，公家的事交給你麻煩了，可能多花不少錢，大手大腳的。所以用人，知人善任，那個不節儉大手大腳的，你可不能讓他去採購、不能讓他管錢。這個我們當領導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，就是知人善任，你把一個人用對了，這個部門你不用操心了；你用錯了，那你有操不完的心了。所以為什麼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？他把五個最重要的人用對了，天下就大治了。閩南話講「翹腳捻鬚鬚」，悠哉悠哉。所以領導者最重要的是你決策要對，你大方向要帶對，你用人要用對。你最高層的人常常去管小事，每天還累得要死，俗話說的累死活該，那你自己找的嘛，本來就不是你該弄到那麼細的部分去插手的。有時候人是忙得要死，但是沒有盡本分，因為他沒有認知到他的本分在哪、他的職權在哪，所以都要學，人不學不知道。

「別人供養的東西轉手就送出去」。其實成德在想（不一定對），李老他看待這些佛友、這些學生，那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樣，甚至於是自己的孫子都有，會看到每個人的付出，一有好東西了從沒想自己，趕快，誰需要的、家裡比較困難的，剛好缺條褲子的缺什麼的，轉手就給他們了，都是先想別人。所以我們的媽媽就是這樣，當母親的人都是這樣。我印象當中，一想起母親的身影，要不就是洗衣服洗得很晚，我蹲在旁邊看。所以很沒善根，應該幫忙洗才對，怎麼只有蹲在旁邊看？你去想，吃飯的時候最晚上桌的，最晚啦，因為煮的菜，「趕快趁熱吃」，大家都吃了，媽媽還沒忙完，最晚上桌；最早吃完的，「我吃完了，你們慢慢吃」，她又去忙了。所以這個忘我，就要從媽媽開始學起。所以為什麼觀世音菩薩一

般那個造像都是女眾相，也有道理呀，母愛的這種表法。

「自己的內衣、襪子都是補丁的」，這個到「他老人家往生之後我們才知道」，這很感動人。其實這一段話我們應該都看過好幾遍了，我們變了沒有？真的有感動，開始調整，我生活也要節儉，我要先想到別人，有好東西，我沒有急需的，先給別人，人的這種心境就變了。所以佛法是管用的，一學了馬上起而效法，就管用了。雖然生活很儉約，但是李老師確實是孔老夫子說的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，法喜得到了。一個人幹好幾個人的工作，還精神抖擻，那沒有法喜也不大可能，而且年紀這麼大了。所以真正耗能量，不是在工作上耗得最多，我們想一想，哪裡最耗能量？念頭。念頭動得太多了，最耗能量。老法師講經的時候分析給我們聽，為什麼吃了三餐，那還覺得能量都不夠？為什麼這個阿羅漢七天吃一餐，辟支佛十五天吃一餐？他沒有妄念，沒有這些分別執著，所以他消耗得少。就像李老師，工作量那麼大，才吃一餐，還法喜充滿。那我們就要從妄念開始調伏起，不能起那麼多妄念。

在台中，「老師對我的關懷，在生活上的照顧無微不至」。我不知道大家讀這一句話，我們佛門說隨文入觀，你隨時這段話自我觀照了，甚至是納受這一句話了，我就要這麼做。李老師他是個好老師，我現在也要從事教學、我也正在教學，我要效法他無微不至啊，真的是展現什麼？師徒如父子啊，真的把學生當自己親生孩子一樣照顧，所以學生念這個恩，不敢懈怠呀。所以諸位同修，我們現在都在回歸呀，我們偏離正常太遠了，整個社會偏離正常太遠了。《左傳》說的「棄常則妖興」，我們偏離常道太遠了，種種家庭、社會的亂現象就出來了，尤其這幾十年人心的墮落，有時候看新聞感嘆，問題是沒有教，不能怪他們。所以師徒如父子，要從我們振興起來。

我有時候聽，這個都不是最近的事了，十六年前，二〇〇五年年終我到廬江，有五天的課。結果我在路上遇到幾位退休的老師，幼兒園退休的老師，看到我，三個人就當場馬上跪下來，我嚇到了，我趕緊把他們扶起來。他們說，蔡老師，你趕緊跟幼兒園的老師上課，不然他們給孩子的家庭要東西，你說孩子看了怎麼會不受影響？這個對孩子的內心影響太大了！那老師都是，誰有送禮的一個態度，沒送禮的一個態度，你說孩子心靈的撞擊不大嗎？所以他們著急呀，這些老師也要上倫理道德的課，不然他們也不懂。你說他們是老師，他們也才二十歲上下，所以很多事情都很是十萬火急呀！為什麼老人家要示現講經不中斷來帶動我們？太有道理了，你看還有多少人連怎麼做人、連孝道都不懂。我們真心為眾生就會感應，就會有人真的有機會聽到了，所以我們的願力要大過眾生的業力。像最近有地方要辦私塾，我給他們說不要收費，師徒如父子。孔子也沒有說，你來我這裡讀書要交多少錢，那說不出口啊；但是要恭敬老師，所以拜師的時候有束脩，那個是一種恭敬的態度。那真正收了這個學生，盡心盡力，有時候學生很困難，還把東西、糧食搬到學生家裡去，那自己都很困難。

所以我們看到這個，哎呀，照顧無微不至，那種李老照顧老和尚的影像就浮現出來了。我們在網上也可以查到，有一張照片，老人家那時候已經出家了，跟李炳老坐在他的床上，你們有看過那照片沒有？那看了都很感動。

接著，「可是在台中上台講經，一次也沒有安排過我，我心裡很明白、很清楚」。這個跟我們有沒有關係呀？這是師生的默契呢，他不用言語就心裡彼此都很清楚。師生要有這種默契，那父母跟子女要不要有這種默契呀？夫妻要不要這種默契呀？上下級要不要這種默契呀？朋友、同參道友之間有這種默契，那也是人生的樂事

。人生得一知己，死而無憾。我們看這時候迦葉尊者，後來找到佛陀，那高興啊，他一直在找老師，那佛陀等他很久了，你看他們那種師生的感情。你看不只是佛陀那個時候，你看拉到三千多年之後，那李老跟老和尚不是也一樣嗎？你看這些大善知識都在等著一個傳法的弟子，這是他最大的事情，他師生就有這種默契。所以古人說，人生得一知己，死而無憾。

那因為李老有人生的閱歷，所以老人家講，「中國古人所謂的同行相忌」。那這個也是李炳老慈悲，他防止眾生起心動念，這個在處理人事問題，都要有這種敏銳、智慧。我們也要知道團體人的程度，有些事情你要低調去處理，不然可能很多人會煩惱或者是誤會了，這個都要我們很柔軟、很敏銳就能體恤到了。所以，「我們是外地來的人」，到台中去，講得不好沒關係，講得好可能就容易招來嫉妒障礙，那你在那個地方就住不下去了，「平平安安住下去，別講經，好好學」。我們聽到這句話有沒有啟示？以後你們學會有外地來的，要怎麼樣？盡力照顧好他，那他一定感動得痛哭流涕。

老法師說，他遇到台灣一位老法師辦佛學講座，請老和尚去做總主講。你知道他處那麼高的位置，他能信任一個年輕人。然後師父上人講經的時候很多人來聽，他自己講的時候人少了很多，他也歡喜呀，這個太難得、太難得了！所以老人家都念這個恩，很盡力的去珍惜這個因緣，好好弘法，這一位老法師也是對他老人家有知遇之恩。那我們現在是經營一個學會，我們的氛圍就要不分彼此，外地來的更照顧。因為外地來，他的心情又期待、又怕受傷害，是吧？很期待能夠跟大家融成一體，又怕被人家排擠。就好像，比方說團體裡面都講廣東話的，結果來了一個講福建話的，廣東話又不怎麼聽得懂，我們在那裡一直講廣東話，人家聽了心裡有什麼感受

？這個都要考慮到，要感受人心，才能凝聚人心。

那接著師父說了，「所以我講經利用什麼？到台中以外的道場，不在台中，有人家請我，我出家之後講過幾次」。事事有沒有礙呀？沒有礙了，自己的念頭才是障礙，分別執著才有障礙。沒有障礙，山不轉路轉，路不轉人轉。接著很重要，「我會給老師做報告，老師同意我才去；老師老師不同意，外面請我也不去」，要得到老師同意。所以老人家這個弟子的態度，真的是讓我們佩服。也因為他老人家有當弟子的態度，老師才好培養他，老師的整個人生的閱歷就可以完全加持他了。

所以「十年沒有離開老師，任何活動事先都跟他老人家報告」。我有時候在跟一些團體交流，結果他說，啊，我以前團體辦辦辦，出現什麼情況，就是犯了這個問題。我說老和尚講經都有教，所以我們在處理事，假如沒有辦法當面請教老人家，一定要用他的教誨來思惟。人生有時候很多事，要經驗過才能體會到，經驗很寶貴的。「他了解，他才能指導你」。我們可不能說，善知識很厲害，他什麼都知道，就不用跟他講了。他什麼都知道，你也要跟他講。因為佛菩薩不以神通度眾生，他現他心通、現宿命通，那大家都覺得，他都知道了，那我們就不會照正常做人做事去跟善知識互動了。所以善知識不會現神通，就是這個道理，你該怎麼當弟子、你該怎麼當下屬，統統要「出必告，反必面」。

這一點我是體會特別深，我自己沒有智慧。因為我以前帶團體，團體的同修說「蔡老師什麼都知道」，後來出事了，我告訴他，我什麼都不知道。然後他們說，老師，你講課啊，我們昨天發生的事，你今天講課就講了。我說我不知道哇，可是我講課一定跟你們共勉，不貪、不瞋、不痴、不慢、不疑，那哪一件事不是跟不貪不瞋不痴不慢不疑相關？那我一講，你們就自己對照了，哎喲，老師

有神通。那是你們自己想的，我什麼都不知道。但是也不能怪他們，還怪我，我自己，你從事教學的你要會判斷了，他們都沒跟你講，就是個怪事情了，你要自己去追蹤、去了解一下。

一個領導者可不簡單，我們看李老在講《論語講要》，是把他老人家講《論語》記下來的。你當一個縣長，雖然你不可能去管很多細節的事情，可是你當縣長你是可以掌控一個縣的，你是能夠感知整個縣的狀態的，你是很敏感有一些什麼症狀了，你會出手去了解、去調查，你有這樣的能力，你可以管一個縣。所以李老這些開示其實挺重要的，人要度德量力，我能夠掌控、護得到多少人，我做多少事情。就像老法師曾經，我在香港的時候，老人家說，人是要教、要帶呀，「我只能帶五個人」。帶人要花很多時間的，要花精力的。想想老人家帶五個人，那我自己還得先把我自己帶好，再還要帶學生。

所以現在漢學院還這麼多年輕的學子，那說實在的，老人家又有另外一句法來指導我們，「這些，都是佛菩薩祖先在加持、在承擔的了，我們要把心用對」。很奇妙，非常奇妙，你動個念頭，應該跟誰聊一聊了，你剛好散步的時候他就出現在你面前了。這個都是佛菩薩加持感應的，只是我們沒有細心去觀察。不是一次，太多次了。比方說，這個家人，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聊，可是又怕他敏感，「成德法師為什麼今天要找我啊？」我就在想一定要很自然，是不是哪一天剛好走過去，「你在辦公室啊？」就很自然走進去。我還在那裡想，要怎麼樣才不會讓他誤會，突然聽到人家敲我的門，一打開就是他來了，嚇我一大跳。你看佛菩薩加持，「哎，你來了，什麼事情，來，坐坐坐，喝杯茶」，這麼自然就聊起來了，聊得他也很高興，問題也都談到了。這真不是我們在幹的。但是你要相信，相信佛菩薩無時無刻不在加持我們，只要我們沒有私心了，就

是為了對方、為了團體好，弘護的加持力都不可思議。

所以老人家說，他不了解，他怎麼能知道你？所以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，也向他老人家請教，甚至於在海外，後來老人家到各地，美國、加拿大，世界很多地方，每一次出去以前都去跟李老報告，每一次海外弘法回來就跟老師報告。真的是尊師重道啊，真的是非常珍惜老師的因緣、老師給他的指導。

接著「大專講座，海外傳燈」。老人家提到，「我這個緣，在內有障礙，所以在韓館長家裡住了十七年」，你看老人家的忍辱功夫！那我們換另外一個角度，老人家發願學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一生是遊化，把法傳到世界各地去了。但是我們當學生的要會觀察，他老人家遊化，我們不要也跟著遊化。第一個，我沒他老人家功夫。第二個，我們看佛陀遊化以後，誰在各地長期講經？是佛陀的弟子哦。所以當時候佛涅槃的時候，大迦葉尊者不在身邊，他在教化，才趕回來。你看那很感人，那個佛要荼毘，那火都點不上，最後大迦葉尊者回來了，那火要他點才點起來，因為那個法是傳給他的，他是接佛的法脈，這禪宗是他傳下去的。

所以其實老人家的際遇，也是讓我們相信什麼？佛菩薩安排，自己不要操心。因為我們有好惡、我們有情感的作用，然後一看，哎呀，老人家怎麼可以離開台灣呢？很傷心。其實老人家假如不離開台灣，那法寶怎麼流到大陸去呀？台灣的法寶要到大陸不容易呀，老人家一到新加坡了，哇，不得了了，那去的同修一箱一箱往國內搬啦。那老人家假如不離開新加坡，能夠到澳洲嗎？老人家不到澳洲，現在有淨空之友社嗎？能夠有這麼多大使接觸到老人家、親近到老人家嗎？所以不能用感情去看，要用整個大局、整個法的弘傳去看。所以老人家相信都是佛菩薩安排。

我們要相信了，佛菩薩才可以透過我們這個身體去利益正法、



利益眾生；我們有自己的想法，他就加持不上了。明明現在最需要的是這個因緣，我們偏要到另外一個因緣，那沒辦法了，那佛菩薩恆順我們。所以老法師的指導非常重要，老法師說，哪裡有緣就先做哪裡。你可不能說，我是哪裡人，我希望先做哪裡，那這佛菩薩沒有辦法安排我們，沒有辦法整合我們的力量了。所以信佛不容易呀，聽話不容易呀。聽自己的很容易呀，遇到境界提起佛菩薩教誨不容易呀。但不容易也很正常，因為我們幾十年來就是聽自己的意思習慣了嘛，有一個過程的。

所以師父講，「最後逼著我沒辦法，到處流浪，走出台灣，走遍全世界。這個緣也很特殊，實在講有因有果。因是什麼？」這周宣德教授在台灣成立了一個大學生學佛社團，叫做晨曦社。他把這個消息傳到台中，告訴李老師了，李老師非常歡喜。大學，台大辦佛學社了，那佛法可以在大學弘傳了，叫晨曦社，非常讚歎。結果把周教授送走了，老和尚對老師說了，這未必是好事。那老師一聽，怎麼不是好事啊？如果這些大學生遇不到好老師，先入為主，學的就是邪知邪見，那怎麼辦呢，誰有辦法把他們扭轉過來？老人家可以深謀遠慮，洞察機先，這個事假如繼續這樣發展會成什麼樣子？那這一段話跟我們有沒有關係呀？要拉回來啣，在華人多的大學，可不可以辦佛學社團？怎麼護持現在下一代這些年輕輩華人學佛？這真的是我們淨宗學會要好好考慮的，總不能淨宗學會都是年紀大的人來而已呀，這樣會斷層的，後面誰來接棒啊？

「老師聽到我這個話，想了一下就問我，怎麼辦？」我們要好好提升，以後領導、老師有什麼重要的事，怎麼辦？你才是得力助手。領導有什麼重要的事從來不來找我們商量，你不能怪領導，我們這個德行、學問還不足以讓人家信任，所以人家不找我們商量。所以李老就找老和尚商量，老人家這時候靈機一動，就給老師建議

，「我們就在慈光圖書館裡辦大專佛學講座」。說實在的，我們現在很多淨宗學會的條件都比現在慈光還好，好好的來打算、來籌劃，就用寒暑假來辦。老師同意了，這個不只學生受益了，李老這些講經的學生得到好多的鍛鍊，所以利人一定利己的。

然後「老師同意了，就在他的小房間裡面，老師跟我在一起研究課程」，要講哪些科目，請哪些人來講。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能夠真正了解誰來講，這個領導職位誰來做，能看得懂的，這個人有智慧，看懂人可不簡單。可是我們看《了凡四訓》裡面這些讀書人很厲害，「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」，他講一句話，他做一個動作，就可以斷他的吉凶禍福。其實人真的多讀經書，心地清靜，這個功夫要學也不難，「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」，真的不難。老法師有講，那善知識，你走幾步路，他就知道你最近修得怎麼樣了。我當時聽，還有點不相信，後來有機會親近老和尚，每一次我們什麼問題，他在攝影棚馬上就講了，我們就知道，師父都看得很清楚的。

所以，請什麼人來講，其實這一段話跟我們每個淨宗學會都很有關係的。「我都參與了。這樣把慈光大專講座搞起來了，講座辦了幾十屆，非常有成就，我參加了十一屆」，主要負責答疑。

好，這個時間到了。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！

——恭錄自：弘護人才扎根班（第三十四集）

2021/2/27 檔名：55-164-0034